

爸爸啊,爸爸

——上海首例人工授精引发的离婚案

叶 敏 张唯一

1987 年 4 月下旬。

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4 个女人携带包裹、棉被,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来到卢湾区人民法院。法官们忙着接待她们。待询问后方得知其中较年轻的 3 位是同胞姐妹,年长的就是她们的母亲。三姐妹中的吴小娣,9 天前刚生下一个儿子。岂料因为婴孩是吴小娣做了人工授精手术后怀孕所生,婆家人就此百般咒骂,甚至扬言要卖掉婴孩,赶媳妇吴小娣出门。吴小娣悲恸欲绝,只得深夜向人民法院求援。

法官们临时安排了母女祖孙三代五口人后,翌日立即向院长汇报。院长指示从速调查。不久,发生在上海市的首起人工授精纠纷案的来龙去脉渐渐清晰起来——

一对不幸夫妇向命运挑战

吴小娣与李峰在 1980 年 10 月结成伉俪后,悉心构筑着他们的小家庭,期待着小宝宝的降临。随着时光流逝,与他们同时结婚的夫妇纷纷抱起了娃娃;慢慢地,后

他们几年结婚的年轻父母，也在逗弄牙牙学语的幼儿了，可吴小娣和李峰的盼望却年复一年地落空。李峰开始怀疑起妻子是否患有生育上的障碍，公婆姑嫂也不免面露疑色。尽管科学已经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可是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人总是习惯地把不能生育的责任归咎于女方。

空等 5 年之久后，吴小娣和李峰决计求助于医学。他们从报上得知市一人民医院在医治不育症方面疗效显著，于是李峰托人介绍上门求医。

市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研究室的徐仁淇医生耐心听取了夫妇俩的叙述后，按惯例分别对男女双方作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李峰和吴小娣均患有不育之症，李峰不射精，吴小娣输卵管闭塞。

徐医生同时为吴小娣和李峰认真治疗。吴小娣的病情很快明显好转，但李峰的病症，虽经多次服药，仍然不见起色。就是在吴小娣的不育症痊愈后，李峰的病情依然未有好转。

刚刚驱散的阴云，重又集聚在这对不幸的年轻夫妇的头顶上。要么心碎地接受命运的残酷判决，要么向命运抗争。李峰和吴小娣听人说起过“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医学上的奇迹，已为人类不育之症患者带来福音。不久他们又得知徐医生眼下正在从事“人工授精”方面的研究，夫妇俩从绝望困境中振作起精神，勇敢地选择了抗争的道路。

李峰和吴小娣找到徐医生谈起了他们的选择。这次

徐医生以人工授精尚在试验阶段为由婉言拒绝了。她明知吴小娣和李峰的血型十分理想，人工授精的成功率较高，但还是把他们打发走了。

徐医生的谨慎引起了吴小娣的深思。她清楚，即使在西方，人工授精尚且受到持有正统观念人士的强烈反对，甚至演化成一场场法律风波，何况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对传宗接代的观念一向保留着偏好。她提醒丈夫 两人秘密商定 对双方父母“封锁消息”绕开暗礁，坚持既定的选择。

从此，李峰和吴小娣接二连三登门恳求徐医生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实现夙愿。徐医生终于被这对求子心切而又颇有勇气的夫妇感动了。她正在研究的课题备有精子的新鲜标本，她同意免费为吴小娣作人工授精。

从 1986 年 3 月起，每逢吴小娣月经来潮后，李峰即打电话告诉徐医生，他在电话里与徐医生约定手术日期，然后吴小娣便按约前往市一人民医院，接受徐医生的手术。

时光在李峰和吴小娣的焦急等待中悄悄流逝。转眼间送走了明媚的春天，迎来了炎炎夏日。7 月份吴小娣接受了第 5 次人工授精手术。9 月份经医院化验，吴小娣终于首次怀孕了。李峰得知后高兴异常，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徐医生。不久李家人人都知道了吴小娣怀孕的消息，他们以为李峰的病新近治愈了。李峰也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他以为原先与吴小娣担忧的事从此过了关，不

免松了口气。为了避免路远车挤，确保胎儿平安，吴小娣暂时住到了娘家。

1987 年的春节，李峰把吴小娣接回家同吃年夜饭。李母关切地叮咛吴小娣，胎儿已不小，身体当心，不要多走动。席间，每上一道菜，李峰就为妻子挟个双份，边挟边声明一份是给没出世的小宝宝的。吴小娣则伸手轻轻抚摸着肚子，感觉到胎儿在有力地搏动。她在心里猜测，这是宝宝在呼应妈妈呢，还是在感谢爸爸的关怀？合家团圆在除夕之夜，话题不止一次围绕胎儿展开，有人推算着 1987 年是兔年，于是大家频频为李家即将增添的小玉兔举杯祝贺。

唯有吴小娣心底时而泛起淡淡的忧愁。作为李家的媳妇，自从李峰同意作“人工授精”后，吴小娣便决心把保护孩子的责任全部担当起来。她深知丈夫性格软弱，她唯恐命运再次突变，她从来不敢松气，她但愿事实将证明这仅仅是杞人之忧。

幸 运 儿 诞 生

“哇！哇！”初生婴儿脆亮的啼叫声响彻产房。

“男孩！10 分！”产科医生的话音透过白纱口罩，传入产妇吴小娣的耳中。

被产前阵痛折磨得昏沉乏力的吴小娣，依然苍白的嘴唇稍稍牵动着，发出低微的声音：“谢谢，让我看看他！”

护士抱过婴孩，走近产妇。吴小娣早已费力地仰起

颈脖，集全身之力凝视着护士怀抱里的婴孩。就在目光直落到婴儿身体上的那一刹时，吴小娣只觉得顷刻间她所拥有的幸福快要溢出心窝了。婚后 5 年的日思夜想，怀胎十月的焦急等待，一个女人的一切辛酸苦辣，全在那短暂的一瞥中泯灭了：这就是我的儿子！妈妈在心里曾经千百次呼唤过的宝贝啊！

在那恢复了宁静的产房里，她终于甜甜地入睡了，她的脸颊上挂着几颗晶莹的泪花，那是幸福之花。

待到吴小娣重新醒来时，她发觉自己已躺在 302 号病床上。这里的环境，对吴小娣来说既陌生又熟悉。她从住进医院到生下儿子，只不过在这产科病房里度过了 48 个小时。然而这 302 号床可是丈夫亲自为吴小娣挑选的。那一番情意，她至今回忆起来倍感真切。原来李峰在医院里有熟人。3 天前，即吴小娣预产期的前一天，李峰陪同妻子来到医院，当着妻子的面，李峰再三叮嘱那位熟人务必确保大人小孩平安。接着又拉着熟人径直来到产科病房，指定要求将吴小娣安排在 302 号床位。熟人经不起李峰的纠缠，只得违例照办了。当时吴小娣在一旁虽不吭一声，然而心里真为自己能有这样的丈夫深深庆幸。如今儿子已平安降生，吴小娣躺在 302 号床上，自然挂念起丈夫来。

此刻，李峰提着蛋糕盒快步穿过街头摩肩接踵的人流，兴冲冲朝医院奔去。他从电话里得知妻子已在当天的 13 时 10 分平安生下一个体重 3300 克的大胖儿子。他赶到医院见了吴小娣，自然免不了一阵宽慰体贴的悄

悄话。

出了病房，李峰得意洋洋抓起电话机，拨通了市一人民医院，找到徐医生后，大声报告喜讯：

“小吴生了个儿子，医生断定将来准是个魁伟的男子汉。等着吧，过两天，我送红蛋上门答谢！”

不用说，徐医生隔着话筒，也强烈感受到了李峰抑制不住的喜悦之情。

吴小娣生下儿子后的第4天，李峰偕同妹妹租了辆轿车前来医院接母子俩回家。一路上李峰陶醉在天伦之乐中。吴小娣，这位曾经鼓励丈夫战胜命运的勇敢女子，却在暗暗祈祷苍天保佑。女人的预感就是那么灵，真怪。

文明与愚昧的较量

虽有心理准备，但是自从出院后回到婆家的最初5天里，李家上下受愚昧意识支配暴露出的不文明举止，一旦接二连三地压迫而来时，吴小娣还是差点儿支撑不住，毕竟她是个产后才几天的虚弱女子。在强烈刺激之下，吴小娣不住地索索发抖。或许她已无法准确回忆起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哪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然而几天里的种种事变浓缩成的几个场景，吴小娣将终生难忘。

场景之一：

白天。

李家父母，李峰的妹妹夫妇，李峰的弟弟，一次又一次进屋来察看入睡的婴儿。时而单独的一个人，时而二、

三成伙 围着襁褓打转。他们中有的神态严肃，有的面露讥讽之色，有的冷漠。吴小娣注意地打量过李峰的妹妹，发觉出院那天李峰妹妹来接她时的亲热劲儿消失了，眼下的神情多少带点儿鄙视。

吴小娣惘然若失，他们哪里是来探望孙子、外甥或是侄儿，那审视的无情目光，简直像是在鉴别古董赝品。

场景之二：

晚上。

吴小娣朦朦胧胧中感觉到隔壁公婆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断断续续的说话声骚扰得她难以入睡——

“……小囡没一点像你……”

“……会不会不是……”

吴小娣猛地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起来，然而片刻之间却什么也听不见。

稍顷。只听见丈夫在被连声催促——

“李峰！你说不说？！”

吴小娣的心被吆喝声揪紧了，她屏住呼吸，等待着。

“她……她作过手术……人工授精……”

这时吴小娣听见丈夫在作解释。她预感到厄运将要临头，然而她心底尚存一丝侥幸，希望丈夫能顶住。

“这么说 小囡不是李家的种 你同意了？”

“我们想要个孩子——”

“给我滚！”

在李峰父母怒吼之后，是沉默，难堪的沉默。

场景之三：

某天深夜。

李峰被叫醒走出屋门。吴小娣也随即披衣起身，这次她听清楚了在隔壁屋里说话的是李峰的妹夫：

“徐医生不愿吐露真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哥哥的病没治好。”

接着说话的是李峰的弟弟：“那小子肯定不是我们家的种，是个野小子！”

吴小娣听着猛吃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徐医生家的地址，莫非丈夫已背叛当初的誓言，莫非他已屈服于家里的压力？

“你打算怎么办，你说呀！”

沉默。

“不如早点把他卖了！”

沉默。

吴小娣痛心地说没能听到丈夫反抗的声音。她不由得痛恨丈夫的软弱，听凭妻儿遭人欺凌。她也责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天看出李家的人竟然如此守旧，如此缺少人情。

场景之四：

黄昏时分。

吴小娣的姐姐为坐月子的妹妹送饭菜来。可是人还没进门，就被李峰的弟弟拦在屋外。吴小娣的姐姐不愿与他多费口舌，只是请求待妹妹满月后再从长计议。不料李峰的弟弟当即在弄堂里破口大骂，吴小娣姐姐不得已与他争辩起来。

李峰之弟：“要想太太平平坐月子可以 先卖掉野种！”

吴小娣之姐：“你拿出证据来！”

李峰之弟：“这小子眼睛、鼻子、嘴巴没一点像我们李家的人，是你妹妹在外面轧姘头生的！”

这时，围观的街坊邻居越聚越多，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吴小娣姐姐的争辩声湮没在众人的嘈杂声之中。

吴小娣在屋里只听到李峰弟弟扯大嗓门叫嚷着：“别以为你们姐妹俩会说话，明天我就赶她出门！”

吴小娣已不指望丈夫的保护了，她知道此刻李峰早已乖乖地躲开了。

月落乌啼 风霜满天！

李峰改变初衷，伤透了吴小娣的心。她抱起孩子，不觉潸然泪下。她毅然决定带着孩子出走，她坚信在法律的庇护下，独自一人也一定能把这可怜的无爸爸的孩子抚养成人。

幼婴啼 慈母泪

一个初涉人世方才 10 天的婴儿意外地遭父亲遗弃，他可怜的生母吴小娣，也在坐月子的第 11 天被公婆叔姑赶出家门。你绝对不会料想到，吴小娣就是在丈夫李峰首肯之下，才走进施行人工授精手术的市一人民医院的，而那幼小的生灵，也仅仅因为年轻的父亲丧失了生育能力却又求子心切，才借助无名者的精子在母亲的子宫里获得了生命。所有这些，如今竟然构成了母子俩唯一的

“罪名”。这就是上海市首起非配偶人工授精婴儿引发的家庭悲剧。

悲剧发生之后，吴小娣不得已投诉于卢湾区人民法院。该院李文池院长亲自过问此事，但是由于国内现行法律尚无人工授精问题的有关条款，法官们觉得此案颇为棘手。从审判实践来看，《婚姻法》、《民法通则》及上海市的地方法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条例》均不曾就上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若依比照处理，显然也不确切。因此该案究竟以什么案由立案呢？其次，从法理方面分析，究竟如何确定李峰与婴儿的人身关系？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既不是传统上的亲子关系，也不是收养关系。而现行法律恰恰只规定了亲生、收养两种父子关系。尽管上述两个问题目前暂时还无法可依，但法院经过研究后认为，婴孩终究是无辜的，吴小娣的遭遇，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中是令人同情的，因此先不立案，但将此悲剧作为婚姻纠纷，力争作非诉讼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那位无情的丈夫竟然提出要求离婚。因当时吴小娣还在哺乳期内，按《婚姻法》规定，妇女分娩后一年之内丈夫不得提出离婚，因而李峰的请求被法院驳回。

紧接着法官们赶到市一医院，找到为吴小娣施行手术的徐仁淇医生了解情况。徐医生提供了手术前后经过的事实后，还根据吴小娣受孕、分娩时间等作了细致的医学分析，确认吴小娣所生的婴儿，乃是人工授精的结果，不可能存在其他问题。

法官们据此告知李峰，应按月付给小孩抚养费 12 元。这位当了 10 天爸爸后无疑更加向往天伦之乐的可悲人物，实在缺乏与愚昧彻底决裂的勇气，慑于法律的威严，不得不表示愿意承担部分抚养费。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自从调解协议生效后，那位不配作丈夫、无颜称人父的李峰，却阳奉阴违，无故拖欠少得可怜的 12 元抚养费。精神上遭受巨创的吴小娣有家归不得，带着婴儿挤住在娘家。环境不良，经济拮据，终于导致在第三个月，婴儿得了急病住进闸北区中心医院治疗。好端端的一个男婴的命运叫人担忧。吴小娣母子俩的遭遇难道不值得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吗？为此，记者走访了上海市医务界、法学界及市妇联等有关部门。

医务界普遍认为，据国内当时掌握的世界权威的医学经典著作记载，非配偶人工授精是个极有价值的医学科研课题。过去由于较少开展性医学的研究和实验，而新闻界也缺少实例宣传报道这方面的成果，因此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对人工授精的科学性认识模糊，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会产生像吴小娣母子俩遭致封建愚昧意识的围攻而身陷困境的悲剧，这并不出乎意料。

至于市一医院这次非配偶人工授精的成功，既非儿戏，也绝不是偶然的。这几年来，除市一医院外，国际妇婴保健院、第二医科大学、长海医院、仁济医院等也相继成功地进行过多次非配偶精子人工授精。为吴小娣成功地施行了非配偶精子人工授精手术的徐仁淇医生，多年来已先后为 40 余位丈夫患有生育障碍的妇女施行非配偶

精子人工授精。徐医生经过多次摸索获得成功，对医学发展是有贡献的。闸北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关于吴小娣所生婴儿的记录告诉人们，人工授精，包括非配偶精子人工授精后所生的婴儿，完全可能优于一般正常怀孕所生的婴儿。因此人工授精是现代遗传工程领域的奇迹，是人类的福音。尽管市一医院的这次手术，在医疗手续保存和书面记录方面存在欠缺之处，为总结经验带来不便，但对于开创性的新事物，不宜苛求责备。医务界认为出乎意料之外的倒是由此引起父子人身关系的纠葛后，现行法律的保护显得软弱了。医务界呼吁，随着科学的进步，愈益显示出制定有关法律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希望法律界及时声援、保护医学的新发展。

法学界人士认为，现代医学遗传工程的奇迹必然发出新的伦理及法律问题，这在国外亦屡见不鲜。从吴小娣母子的遭遇来看，丈夫出尔反尔，无情无义，在道德上自然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至于李家人在公开场合造成的对吴小娣人身名誉的损害，还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学界人士指出，上述悲剧的发生必将推动法学理论或审判实践的发展。如果那位丈夫提出要求解除与婴孩的父子关系，法院可否准许？吴小娣所生的孩子与其丈夫并无血缘关系，但又是在两人的婚姻现状并无变故，且征得其丈夫同意的前提下才作手术受孕的，这就是问题复杂之所在。据说，目前海外的“试管婴儿”已在法律上取得与亲子同等的地位。现在上海发生了第一起非配偶人工授精婴儿的法律地位的问题，法学界理应及时研究。

法律本来就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

上海市妇联在得知吴小娣母子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打算向立法部门建议，在关于人工授精问题的专项法规尚未制订颁布之前，应该及早修订上海市的地方法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条例》。

医学科学的福音 法律的难题

吴小娣母子俩在艰难中熬过了两个年头，李峰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吴小娣忍无可忍，在第 3 个年头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上海市的著名律师郑传本受聘担任吴小娣的诉讼代理人，其时横亘在人们面前的法律难题尚未得到解决。富有诉讼经验的郑传本律师与法官一起，多次调查取证，反复研究案情，方才定下基调。

在庭审过程中，李峰表示同意离婚，但对婴儿却仍莫名其妙持有异议。法官当庭出示了调查的证据，其中包括徐仁淇医生的证词，根据日期证明，婴儿除了第一人民医院徐医生所进行的人工授精手术后受孕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同时还出示了手术乃李峰与吴小娣共同再三央求医生才施行的证据。李峰这才哑口无言。

据此，卢湾区人民法院最后判决：原、被告虽系自主婚姻，但因双方性格差异较大，加之为经济、生育子女等缘故产生矛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现原告要求离婚，被告表示同意，本院可予准许。原告要求其子由己抚养，本

院亦予准许。关于子女抚养，由于原告施行非配偶人工授精手术时，被告事先明知，故其子应视作被告之拟制血亲，可按养父子权利义务处理，李峰应按月承担其子的抚育费，直至其子自立。

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吴小娣母子获得了有限度的保护。本案的妥善了结，意义自然非同一般。

有史以来，生育关系与遗传关系二者必然浑为一体的事实，在现时代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了。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的相继出现，给社会的伦理、立法、司法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课题。许多问题需要通过立法解决。诸如医疗卫生部门应同精液捐献者签订捐献合同，明确捐献者不得主张其他权利，不再承担因捐献精液所生婴儿的抚养义务，医疗卫生部门应与接受手术的夫妇订立书面协议，明确所生婴儿与该夫妇系父母子女关系，不得解除这种特殊的法律拟制血亲。

人们但愿吴小娣母子从此化险为夷，平安走上人生旅途。至于类似于李峰般的可悲角色，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将是永远的唾弃。

黑 色 的 蜜 月

蔡年生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神色恍惚地向人民法院走去。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人生旅途中，自己竟然会在同一个月之中，结婚而又离婚，她经受不起在如此短暂时间内的大起大落，更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在这“黑色的蜜月”中她的心被刺伤了，在流血，她想到死，想到和他同归于尽，也想到今后这漫长难捱的岁月……

这一场悲剧的序幕是 3 年前拉开的。

碰 壁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

在百乐咖啡厅的一隅，坐着一位西装毕挺、神采飞扬的年轻人，目光不时地注视着门厅。正当年轻人显得有些不耐烦时，有个中年妇女手挽一位端庄秀丽的姑娘，出现在门口。

年轻人马上起身相迎，随即让服务员送来雀巢咖啡。

“这位就是‘未来企业家’邱根发同志，他经营有方，勇于开拓，前不久还在私营经济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如今在区里已小有名气。”中年妇女喜形于色地为身边的姑娘小竺介绍。

初次见面，他给姑娘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小竺虽然

不动声色，心里却暗自庆幸在而立之年能交上这个在私营经济方面崭露头角的朋友。

走出咖啡馆，两人漫步在幽静的林荫道上。她肩并肩地走在他的身旁，他顿感无形之中增添了不少光彩。尽管他相貌平平，但凭借手中的“分”挺，曾经梦想带着一位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样样齐全，高贵漂亮的夫人在人们赞叹的目光中招摇过市。现在，他仿佛感到自己的梦离现实已为期不远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和他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他没有多久就暴露出来的知识浅薄使她感到吃惊，他的“财大气粗”更令人讨厌。望着他那越来越陌生的脸，她的心凉了。终于，她言词婉转地表示和他分道扬镳。

她离去后，他实在无法抑制满腔的相思之苦，一阵犹豫之后，携了礼品前往她家登门拜访。

他惶惑不安地来到复兴中路一幢老式小洋房前，小竺母亲开门之后，寒暄几句，便和他来到扶梯口。

“是谁呀？”随着一声清脆甜润的嗓音，她那富有魅力的身影出现在二楼拐角处。小竺手扶栏杆一动也不动，矜持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脸上显出不屑一顾的神色。“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我不喜欢事先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人到家里来。”说完转身向房间走去。

一声逐客令窘得他无地自容。此刻，他多么希望她母亲出来打一下圆场。可转身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她母亲已悄然离开了。他像被主人撵出的乞丐一样，悻悻地溜了出来。

蒙受如此屈辱，他垂头丧气，暗暗发誓与她一刀两断。但转念一想，她那高贵的气质、漂亮的容貌，不正是自己追逐的目标吗？他不甘心失去她。

于是，他请介绍人从中斡旋。善子言辞的介绍人使尽全身解数，也未能让对方回心转意。同时，连姑娘的母亲也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他失望了。

现在他才意识到，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过，对金钱崇拜的姑娘如今社会上大有人在，何愁找不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只是他觉得这口怨气委实难以咽下。母女俩高傲冷漠的态度激起他强烈的反感，一股怒火倏地在他的胸中升腾，决意实施报复的计划在心中酿成……

诱 饵

夜阑人静。一阵秋风卷起落叶，凉气袭人。他站在一条偏僻马路的树影里，这里是她下中班的必经之路。当她走近时，他突然迎上前去。她吃了一惊，一下子愣住了。“夜深了，我送你回家。”“谢谢，我已经习惯了，不用送。”他默默地跟在后面，到了她家楼下坚持不肯离去，一定要她答应星期天去复兴公园赴约。为了息事宁人，不惊动邻里，她还是答应了。

星期日，小邱在公园门前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仍不见她的踪影。这似乎是预料之中的，然而，他并不气馁。

翌日早班下班，他干脆等在她单位的门口，小竺和同事走出大门便和他狭路相逢。她心里暗暗叫苦，出于礼貌她主动打个招呼，和他并肩向车站走去，同事们还以为